

葡萄快熟了

□安徽淮南 陈晓锐

我的整个童年，基本上都是在小院里度过的。小院不大，刚好能容下一个我肆意撒泼打滚；小院也不小，一棵桂花树，一棵枣树，高高架在顶上的葡萄藤，还有许许多多我叫不上名字的花，能承载下我的整个童年。那时与爷爷奶奶同住，爷爷喜欢树，奶奶喜欢草。故而，小院的枣树下总有几盆兰草随风飘荡。

葡萄藤下摆着两架藤椅，爷爷倚在藤椅上，手里一把大蒲扇轻轻地扇啊扇。燥热的夏日午后，阳光闪烁着赤金的光辉，温热地透过葡萄架间的叶影，散落在小院的水泥地上。爷爷、奶奶还有我，坐在院子里乘凉，风不时裹挟着葡萄藤叶的清香，现在想来应该是最惬意的事情了。

葡萄快要成熟的时候，总会有馋嘴的麻雀来院子里偷吃。每到这时，院子就成了我的“阵地”，手握比自己高出一个头的竹竿，在顶部

套上一个塑料袋，在葡萄藤下静静地蹲守着。只要听到麻雀叽叽喳喳的动静，便立马弹起身，一边挥舞手里的竹竿，一边大声喊：“别吃啦别吃啦！这葡萄还是酸的哩！”爷爷奶奶在一旁笑意盈盈的看着我扑腾，“赶鸟计划”没什么用，我气急败坏地说道：“爷爷，这葡萄什么时候才能摘下来哇！小鸟都给我叨完了！”

“还要等等嘛，你看现在葡萄还是青色，要等它变紫才能摘下来给毛毛吃，现在可酸哩！”然而，那时的我却执拗地想立马吃到嘴里。爷爷只好无奈地笑笑，伸手从葡萄架上摘下一颗还没成熟的青葡萄。我伸手抢了过来，剥开皮舔了一下，被酸得皱起了眉头，还嘴硬道：“真的……一点都不酸！把它们都摘下来吧，爷爷！”

小时候最期盼的就是摘葡萄成熟的那天。奶奶站在梯子上，找

到一串葡萄的最粗的那根枝条，一剪子下去，一篮子葡萄很快被装满。爷爷负责在下面接，而我就站在一边一串串地寻找开裂的葡萄。清水洗去尘埃，洗净的葡萄晶莹剔透，把玩在手上就像一颗颗紫色的玛瑙。我捏起一颗送入口中，浅绿色的果肉冲出果皮的瞬间，我的口腔被葡萄特有的清香弥漫，那一份甜直入心底。

后来，跟随父母去外地读书，小院不知从什么时候成为了我的回忆。每到放假去看爷爷奶奶，明明不是葡萄的季节，离开时，爷爷却总会把一大袋葡萄塞到我的怀里，“毛毛，下次有时间再来玩哇。”爷爷轻轻拍了拍我，我抱着沉甸甸的葡萄坐上车，却总是止不住回头看。

“再过段时间，葡萄应该就要熟了吧……”我转过头，捏起一颗葡萄放入嘴中，那份清甜直沁心底。

来到“大马路”

□南京 关立蓉

周末的下午，一朵乌云遮蔽烈日，太阳在空中犹抱琵琶半遮面。想外出走走，在地图上寻寻觅觅，我决定去大马路，感受浩荡而凉爽的江风。

江水流过的地方，总是充满了离别、远行和回归的远影。而那条蜿蜒曲折的大马路，在新闻图片中，我看到它留下了一代又一代富有风情的建筑物。它们苍老的面容，斑驳的墙体，掩映在生锈的脚手架之后；或者修葺一新，挂上鲜艳的红漆招牌，展示出蓬勃的新风貌。

地铁9号线正在修建，从一条颠簸的道路拐进去，两边是红砖围墙，我停留在一处绿树掩映的古旧建筑前，门楣之上，“庆华鞋帽洋货行”的字样，依稀可辨。后方的建筑已经全部被拆除，郁郁葱葱的树木，从四面八方填满了空落落的院子。站在这里，行人还是可以联想，它曾经顾客盈门、熙熙攘攘的繁荣景象。

顺着墙根一路向前，“和记洋行”，它壮观的灰色墙体，一下子

冲入眼帘。根据记载，和记洋行是南京开埠后，外国资本家在下关开办的第一家工厂，是当时南京乃至全国最大、最现代化的食品加工厂。如今，它的门窗已经破败，外面缠绕着五颜六色的电线。然而，镶嵌在窗棂上的罗马柱，不同寻常的建筑风格依然耀耀。它像一只灰鹤，昂扬着苍老的头颅，纹丝不动地顶住了所有风雨飘摇的历史时刻，还将继续顽强地守望下去。

前方有一道缓坡，沿着坡下去，来到了长江边。扑面而来一股现代与历史交织的奇幻景象。码头上，高高地修建了健身步道，不时有气喘吁吁的跑者轻快地掠过，留下飞鸟一般的身影。吹着凉爽的江风，听着远处隐隐的汽笛声，夏日的鼓噪和烦闷，都被远远地抛在市中心的地铁站里。

时针缓缓指向了五点半，我选择去中山码头。悠长的鸣笛声伴随着检票员的吆喝声，共同奏响了晚间进行曲。年轻的女孩们背着相机，掂着临窗的位置坐下，她们的笑脸、发线和优美的裙摆，嵌

刻在身后的舷窗上，每一帧都是一幅美丽的画。全副武装的运动家们，推着流线型的山地赛车跃上了船，渡江，不过是他们日常骑行路线的一个小小的歇脚之处。一个年少的孩子在走道里快乐地奔跑，虎头鞋吧嗒吧嗒地踩在铁板上，他有一对成人般浓黑的眉毛，眼神清澈透亮。他的衣服上印着卡通图案——全村的希望……

在这一处袖珍的世界里，素不相识的旅人们短暂地相逢，窗、浩渺的江面、潮湿的晚风、目力尽头那一轮欲坠入江面的夕阳，共同搅拌着一种名叫“夏日”的糖浆，甜甜腻腻地混进记忆里。江面上，轮船如织，“全村的希望”以他清脆童音，突然喊出来，“爸爸，看！煤炭！这么多煤炭啊！”

我突然想起了一部书的名字：《一切都在流动》。是的，江水在流淌着，时间在移动着，人群在漂泊着，但是生活的节奏和运转的逻辑，依然按部就班地有序轮转着，一代又一代地，我们传承着一种朴素的使命。

院子里的游泳池

□四川都江堰 任古会

今年的夏天热出了新高度。有一天，在晚饭桌上，一家人热得汗水直流，我说：“如果家里有个游泳池该多好！”没想到，两个小家伙马上说买一个充气游泳池，放在爷爷家的院子里，我们天天回去。老公一听了，拿出手机开始搜寻起来。很快，父子三人就选中了一家，还随便选购了一把大型户外遮阳伞，付了款等待货到。

第二天，游泳池就到了。带着游泳池回到爷爷家，父子三人开始汗流浹背地摆弄：打开、充气、擦洗、放水……当清清的水注入蓝色游泳池，一家人脸上笑开了花。爷爷摇着蒲扇说：“这水就放在太阳下晒，下午就可以进去游泳了。”旁边，老公和老大继续把遮阳伞固定在游泳池旁边，老二急忙指挥老爸：“先把伞收起来，等水晒热了，我们下去游泳的时候再打开。”奶

奶摸着老二的小脑袋笑着说：“你爸晓得。”

冒着烈日，老二不停地去摸摸水。奶奶看着孙子那个猴急样，笑着嗔怪。

等待的时光总是那么漫长，午饭后，老二迫不及待地：“水热了，我要去洗澡了。”瞧那边老大飞快地脱掉衣服，跳入池中，一边游一边说：“这水正合适。”老二只有三岁，也不甘示弱，不停喊妈妈帮忙脱衣服，我把老二抱进游泳池，兄弟俩快活地游了起来。

这时，爷爷和奶奶端着小板凳，坐在池边，乐滋滋地看着池里的两条“鱼儿”。老公蹲在池边，用手撩起水，洒向池中的“鱼儿”，脸上满是幸福的笑容。看到我在旁边，老大趁我不注意捧了一捧水洒向我，一边洒一边笑。院子里，种满了各种花，淡淡栀子花香沁人心

脾，树荫下是我们一家人围着游泳池一边拨弄着水，一边聊着家常，记忆中似乎好久都没有这样一家人坐在一起闲聊的时光。

有了游泳池，每天一早，老二就给爷爷打电话：“爷爷，把水给我放满，我要回来游泳。”电话那头，总听到爷爷乐呵呵的声音：“好，好，好！”等老大上完兴趣班，我就带着两个孩子，回家吃饭游泳。

游泳池里的两个小家伙，还带着自己的玩具在池中耍水呢。爷爷则总是摇着蒲扇，坐在屋檐下笑盈盈地看着两个孙子；奶奶呢，时不时地端来一些零食，喊孙子上来吃点。小院子里回荡着欢声笑语。

半个月来，回家游泳已成了习惯。在乡下，老二还跟着爷爷认识了很多蔬菜，也听到了田野里的蛙鸣，有一天还逮回来一只知了……

当文学遇到美食

□上海 桑恬

朋友幽幽地说，很久没有出去走走了，每天两点一线，生活都快没了力气。

我刚要出言安慰，她又抬头粲然一笑：“幸好我爱读书，会做饭，总还能给自己找点乐子。”

朋友这话我深以为然。阅读与享用美食，是可以独自进行，却不让人觉得孤单的事。

有人说，我们的身体和思想，总有一个要在路上。只有离开习以为常的琐碎，才能体味到不同的人生况味，感受到世界的山高水长。但有的时候，我们无法如愿出走。或许是缺少兴致，或许是没有闲暇，或许是金钱匮乏，也或许因为无法预知的不可抗力，我们囿于每天的柴米油盐，观看相同的日升日落。

这种时候，如果能找到一本合心意的书，吃上一顿愉悦舒畅的餐点，就多了几分幸福。

《文学经典的味觉指南》就是这样一本合我心意的好书。作者梅思繁别出心裁，以美食做引线，串连起十五颗文学史上的明珠。她所解读的作品有来自福楼拜、莫泊桑这样的大家，有乔治·桑、芭尔芭尔·夏玛这样的女作家，也有长袜子皮皮、小木偶匹诺曹这样的儿童文学经典。作家的人生和作品中主角的人生当然不可混为一谈，但每一个生机盎然的主角，都是作家生命土壤中开出的花朵，和作家的人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。

热爱制作美食欣赏美食的梅思繁，就用这些美食为线，串起了书中主角，串起了作家，也串起了身为读者的我们。

书中附有十三菜谱。我们可以自己烹煮包法利夫人的洋葱汤，做马塞尔的普罗旺斯煎蛋和乔治·桑的马略卡猪肉派。又或者干脆出门去找一家法式餐厅，点一份羊脂球篮子里的冻鸡和葡萄酒，还有小

小和点点爱吃的法式脆先生。

这些书中之人和我们处于不同的时空，有不同的种族和文化，不同的历史和传统，所遇之人，所见之事也截然不同。但我们依然能够通过文字理解他们。余华说，通过阅读，“这些与自己毫无关系的故事，会不断地唤醒自己的记忆，让那些早已遗忘的往事和体验重新回到自己身边，并且焕然一新”。而梅思繁告诉我们，文字不仅能唤醒记忆，还能唤醒味觉和想象。对美食的渴望，对美食的享受，这种全人类共通的经验，也能够把我们和他们，连在一起。

个人生活的有限，和世界的无限，在杯中交错。

读美食书时，对美食的渴望频频来袭。比如说写绮尔维丝在家中烹煮炖菜：“肥硕的猪肉被剁成粗块，伴随着春天的小洋葱和新土豆一起，在锅里和着汤汁欢唱着。小牛肉则躺在洁白醇厚的奶油的怀抱中，把自己勾人魂魄的香气散发到金滴子街的每个角落……”

在左拉的《小酒店》中，绮尔维丝是十九世纪千千万万个法国工人的代表，在一天十二个，甚至十四个小时的辛苦工作后，用食物和酒精来抚慰自己痛苦和疲惫的身体和心灵，以此来对抗严酷的生活。

对美食的欣赏与渴望，何止绮尔维丝一个人。只是和她相比，“我们有幸拥有一颗不那么贫瘠的心灵，咽下蛋糕，啜饮红酒之后，我们还是想去打开一本书，去探索世界上隐藏着的那个神秘角落，去追寻某些空灵高远的梦想。”

是啊，正是因为我们有一颗不那么贫瘠的心灵，我们才能为食物赋予独特的意义，才能在平平淡淡的一饭一食、一饮一啄中觅得美好生活的踪迹。

我的背包客姑姑

□湖南常德 曾龙

如今人人都向往说走就走的旅行，而我年近六十的姑姑，年轻时就在旅行上走出了一条前卫而自我的道路。

姑姑大学毕业后，在上海工作了几年。后来，她辞去别人艳羡的高薪工作，决定用存下来的工资完成环游世界的梦想。

姑姑的决定让亲朋大为吃惊，但她脾气倔，凡是打定的主意，就会铁了心地坚持到底。不久，姑姑就独自背包去了东南亚。从东南亚回来后，姑姑晒黑了许多，还带回许多异国物品，让周围人眼前一亮。不久，姑姑又找了一份新工作，开始重复着上班、辞职、辞职、上班的生活，不断为自己旅行的梦想积攒资金。就这样，断断续续行走了六十多个国家。

姑姑的旅行并非旅行团式的走马观花，而是用一种沉浸的方式，深入当地人的生活。每去一个地方她都会常住下来，体验当地文化，有时还会学习当地语言，用这

样的方式和当地人进行深入交流，以至于后来什么语言她都能说上几嘴。

一次，姑姑跟我说她在南亚的一座山上骑摩托车，下坡时摩托车意外打滑翻进了山底，还好山不高让她捡回了一条命。但人被救起时，已浑身鲜血淋漓。听得我心惊胆战，像这样的危险时刻，不知姑姑在旅途中还经历过多少。

如今，姑姑在西双版纳开了一家客栈，似乎远方的生活已在这间小小的客栈里静止。几年前，我去西双版纳时，还在姑姑的客栈里住了一阵子。那是一栋屹立在澜沧江畔的木制别墅，东南亚韵味的雕花装饰别具风情。每晚坐在院子里，凉风习习中与一群来自天南海北的旅人谈天论地，颇为快意。

姑姑的生活算不上大富大贵，也没有获得世俗意义上的成功。然而，她的率真却让我看到了生活的另一种可能——将人生的诠释权交给自己。